四面楚歌（上）

原创罗马主义[灼识新维度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灼识新维度**

微信号gh\_4c12eeda5979

功能介绍不一样的视角，不一样维度，带来全新观点，全新认知升级

2020-09-04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0Mjc2OTkzNQ==&mid=2247486974&idx=1&sn=d8366aa67e16428f2fe6f0a7b5cc5c09&chksm=fb14db9ecc635288da093f6566d4404348294b4387dc958fc0707b5e8e246a6e40067d295ab9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61)

收录于话题

#晚清沧海事

75个

**■晚清沧海事上卷（17）■**

作者：罗马主义

对于古代的将军来说，想要在一场大范围的运动战中，搞清楚敌人在哪，友军在哪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那个时候既没有侦查飞机，也没有无线电，一支部队所能知道的事情，就是自己目力所及的地方，剩下的，全靠道听途说了，信息传播的最快速度，就是战马的速度，所以主将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，因此才有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的说法。

而陈得才和僧格林沁，就在这种双方都两眼一抹黑，即不了解对方，也搞不清楚对方具体位置的情况下，在大别山区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野战，双方参战人数总计超过了20万人，那么他俩究竟谁更高明一些呢？

扶王陈得才是绝对的战术高手，虽然分兵几路出了陕西以后，很快就失去了启王梁成富部队的消息，他不知道他们恰好遇到了陕西巡抚刘蓉部队的围攻，无法南下，被迫向西，已经进入了甘肃。

不过这并不影响什么，他的整体策略还是很成功的，为了能尽快到达南方，避免重蹈上次的覆辙，不让清军轻易发现他们的行踪，他们没有走大路，尽量沿着偏僻的大别山区行动，虽然这个举动，让他们收集粮草困难，一路上饥一顿，饱一顿，随时都处于缺粮的境地，但是，他们也成功的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，就到达了安徽和湖北交界的地方，才被清军发现。



陈得才

陈得才最初进入大别山以后没有多久，就在山区里，意外碰到了捻军张宗禹的手下，汪世贤的部队，得知了捻军首领张洛行，已经被僧格林沁击败，人被活捉，然后又被处死的消息。

接着又得知了捻军余部正在张洛行的侄子张宗禹率领下，四处逃难，目前处境极为困难，被僧格林沁紧追不舍，屡战屡败，在河南陷入了困境，危在旦夕的消息。

扶王陈得才决定派兵救援，不仅仅是因为陈得才和张宗禹是铁哥们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，于是就派尊王赖文光率领两万多主力精锐骑兵前去救援，双方约定，救出张宗禹，摆脱僧格林沁以后，在长江岸边会合，寻机渡过长江，一起南下，救援天京。

尽管陈得才他们小心翼翼，但是十几万大军南下，还是难以掩人耳目的，虽然慢了一点，但是朝廷还是在不久之后，就知道了他的动向。

这时正逢湘军围攻南京的战役，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，所以朝廷也祭出了手中的另一个王牌，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僧格林沁，让他负责围剿陈得才部，坚决阻止他们南下。

僧格林沁并不是一个以计谋见长的将军，他的特点是坚韧，勇敢，也是一个战术高手，擅长临场发挥，所以和扶王陈得才的风格很像，两个人半斤八两，谁高谁低，全看临场发挥。



僧格林沁

朝廷给了僧格林沁可以调动沿线的一切军事力量的权利，希望他务必堵住陈得才十多万大军南下，绝不能有丝毫差错，不然曾国藩他们，就很有可能功亏一篑。

这个任务让僧格林沁感到压力山大，因为他和陈得才一样，都有相同的问题，就是一旦进入大别山区，他也搞不清楚敌人的主力究竟在那里，自己的友军究竟在那里，在整个大别山区一带，双方能得到的消息，都是对方几天前的惊鸿一瞥，至于对方现在在哪里，那就需要靠拍脑门了，谁能一下子拍出灵感，谁就能打赢这场仗。

僧格林沁最初的打算是，他拉一张大网，四面八方的撒开，如果陈得才触动了网的那一边，他就率大军四面八方的来围，争取和陈得才决战。

他的这张网就是由四面的大军组成，中心就是大别山区，他率蒙古骑兵主力南下，蒋凝学率湘军北上，张曜率豫军从西北方向包抄，英翰从东南方向夹击，多隆阿留守合肥的部队，由石吉清率领，从东边进攻，无论谁发现了陈得才主力，务必拖住他，然后通知其他人赶来围歼。

想的是不错，但是陈得才却看穿了他这个伎俩，他准备走一步险棋，就是坚决不分兵前进，所有的人都沿着一条线走，虽然这样可能会导致粮草供应的极端困难，但是反过来，也让他无论单独遇到那一支清军，都有压倒优势，他就可以像把剪刀，把这个大网搅的七零八落。

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，双方即是猫，也是老鼠，但是他们的角色并不是绝对的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扶王陈得才略胜一筹。

他先是在湖北麻城附近，打了一个小胜仗，获得了不少补给，然后故意放走被俘的清军士兵，声称要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。

这个消息被迅速地传到了僧格林沁的耳朵里，他觉得可信，因为陈得才长时间的在大山里长途跋涉，兵困马乏，应该可能会在这里修整一下，所以命令各军纷纷向这个方向靠拢。

但是，陈得才却是声东击西，想藉此调动围堵的清军到大别山西边，他好寻机突破包围。

他故意放走了俘虏以后，立刻进入山区小道，急速东进，像南京方向靠拢，结果一下把大部分敌军都甩到了后面，他迅速插到今天的英山县方向，准备南下出大别山山区，结果恰好遇到了，正赶往麻城参加合围的湘军蒋凝学部。

蒋凝学也是湘军中的名将，陈得才的突然出现吓了他一跳，他知道清军中计了，只要陈得才突破了他，就跳出了清军的包围圈，僧格林沁也就白忙乎了，因此他必须设法挡住扶王陈得才。

但他和扶王陈得才一交上手，就发现陈得才居然没有分兵，十多万主力全在他面前，他知道自己手下的万把人，是肯定挡不住的，而且他也不打算当英雄，因为即使现在通知僧格林沁和各路大军，他自度也绝对无法撑到他们赶来的时候，估计到那个时候，他的头早就被插在长矛上，尸体也凉透了。

形势当时是万分危急，如果他被突破，那么湘军就只有从南京城下抽调兵力，来阻挡陈得才了，他知道硬拼是不行的，于是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

他向全军发布消息，首先是刚刚得到捷报，湘军已经攻下了南京城，曾大帅要给每人发一笔赏银，这一仗打完了就拿。

其次是南京城下曾国荃和鲍超已经率军赶来，在我们身后布下了埋伏，我们边打边退，把敌人诱进伏击圈，一定要装的像一点，力战以后慢慢退，不要让敌人看出来我们是在诱敌，而且请大家务必要保密，千万不能让敌人知道。

不过他散布这个假消息的时候，并不知道，前一条已经不是假消息，而后一条，当然是子虚乌有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个时候他只能玩一下空城计。

于是他就且战且退，每天退个十几里地，不过他也真的是挡不住对方，就这样还是被打得披头散发，阵线岌岌可危。

由于在山区里作战，双方犬牙交错，自然就有很多湘军被对方俘虏，而且太平军肯定要拷问这些人，了解对方情况，很多人熬不住酷刑，就透露了实情，蒋凝学编的那个谎言。

消息被迅速汇报到扶王陈得才这里，让他大吃一惊，命令立刻斩杀所有俘虏，严禁传播天京陷落的消息，违者凌迟处死，同时马上了停止进攻，全军脱离和蒋凝学部接触，向大别山的另一个出口，六安方向移动，他一是害怕后面有埋伏，二是希望换个地方，确认一下这个消息的真假。

不过这让他浪费了第一个机会，如果他能在这个时候，继续向前，蒋凝学这时损失惨重，全军即将崩溃，是挡不住他的。

如果这时冲到长江边，由于湘军的水师都在南京城下，他就能顺利渡过长江，恰好遇到突围的洪仁玕，还有天王的幼子，同时碰到江西的李世贤，汪海洋部，双方合兵又有二三十万人，局势会怎么发展，还是真的很难说，毕竟随后清朝又花了四五年的时间，才消灭了他手下的残部和捻军。

僧格林沁以为能在麻城遇到陈得才，结果出乎意料的是，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，他被陈得才摆了一道。

不仅仅如此，他的一只负责侧翼搜索的骑兵分队，意外遇到了也听到消息，赶来和扶王陈得才汇合的遵王赖文光和捻军张宗禹部，双方在山沟里相遇，于是蒙古骑兵和太平军骑兵进行了一场混战，结果僧格林沁的骑兵2千多人全军覆没，主将都统舒通额被阵斩。



僧王行猎图

这场战斗只经历了短短的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，距离不到十里地的僧格林沁接到消息，极速率领主力赶到现场，但是除了遍地的尸体，敌军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
接着，僧格林沁收到了蒋凝学的报告，说是太平军在英山附近重创了他，但是随后又退回山区，向六安方向运动的消息。于是，他急忙率领主力，向六安方向移动。

但是才走到半路上，他的另一支侧翼搜索的骑兵，又意外遇到了赖文光和张宗禹率领的骑兵，再次被打了个大败，主将巴阿扬阵亡，上千骑兵被杀，然后等他赶到现场的时候，敌人又消失了。

仗打到这里，让僧格林沁窝火到了极点，他总是在陈得才背后慢半步，又被神出鬼没的赖文光和张宗禹狠揍了几下，损失惨重，但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见。

接着，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陈得才的主力并没有按预想出现在六安，他耍了个心眼，绕了个圈子，突然出现在湖北蕲水，大别山另外一个方向，和石吉清率领的多隆阿部队，前段时间前往麻城参加合围的，现在正奉命赶往六安的部队交上了火。

主将石吉清曾经在多隆阿手下，和扶王陈得才交过很多次手，胜多负少，而且再加上他的部队装备好，全是洋枪洋炮，所以并不怕扶王陈得才，于是摆开阵型和对方开打。

陈得才知道对方不怕他，于是就利用敌人这个弱点，故意派一些使用鸟枪和土炮的部队，正面迎敌，然后且战且退，装出一副不敌的样子。

接着他命令祜王兰成春率精锐部队，迂回到敌人背后，断了敌人退路，当他把敌人诱到预设阵地时，早已埋伏好的洋枪兵突然出现，万枪齐发，从四面八方一起进攻，打的多隆阿军乱成一团，在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以后，他出动骑兵进行了冲锋，最终全歼了敌军，总兵石吉清被当场击毙。

打完了这场胜仗以后，从这里继续南下就可以进入九江对岸，但是陈得才却不想在这里过江，因为他估计全歼石吉清部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开，敌人很快就会向这里聚集，再往南水网密布，不利于他快速机动，他想将计就计，趁敌人向这个方向聚集时，突然翻身东去，再次前往六安方向，从那里出大别山区，进攻合肥方向。

看起来像条妙计，不过陈得才又错过了他的第二个机会，这个时候他南下的话，依然可以和江西的太平军汇合，有可能遇到洪仁玕和洪秀全幼子，未来的局势，依然是不好说。

那么僧格林沁会不会被扶王陈得才牵着鼻子走呢？看起来很有可能。僧格林沁本来安排各军在六安方向阻挡敌军，但是他走在半路上，收到了石吉清全军覆灭的消息，现在他发现自己又扑错了方向。

双方在这里已经来来回回打了三个月了，僧格林沁一场未胜，跟着陈得才屁股后面追，影子都没有捞着过，反而不断的损兵折将，总兵以上将领被杀了五六个人，士兵阵亡超过万人，僧格林沁感到很憋屈，有劲没处使。

面对着敌人又出现在蕲水的消息，僧格林沁现在很犹豫，下一步到底怎么办呢？追还是不追，这是一个问题，那么，他会不会又再次上陈得才的当呢？

借用评书里的一句老话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我们先放一放僧格林沁和陈得才的战事，再来聊聊西北现在是个什么情况。

在我们继续给大家讲，清末西北叛乱的故事之前，我们先回过头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一个比较新颖的历史研究方法，用一种新的视角，来观察西北叛乱。

在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中，喜欢把一件事的成败，或者一个朝代的兴衰，归纳到几个当事人的个人品德上，但是这种方法通常难自圆其说，就拿明朝来说，嘉靖和万历都是标准的昏君，但是他们的江山却稳如磐石，而崇祯皇帝是一个公认的好皇帝，至少不是一个坏皇帝，大明王朝却断送在他的手上，这让拿品德说事的人，只能胡言乱语，顾左右而言他。

而现在呢，大家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，就是所谓的阶级分析法。把研究的目标，更多的聚焦于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上，但是这种方法，也有它的问题，因为在中国历史上，按照目前所说的先进阶级，农民起义的成功只有两次，一次是刘邦，一次是朱元璋，其它的都是被地主阶级篡了权，而且就是这两人，后来也变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，为什么落后的地主阶级，总是战胜先进的农民阶级，当然我们的中学课本，无法给你答案，它的所有解释，一直处于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之中。

正是由于这些研究方法，每一种都漏洞百出，自己都无法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，所以慢慢变成了按统治者需要，靠删减和修改历史来掩饰漏洞，以至于变得毫无公信力，所以大家经常说，历史就是个婊子，随便你怎么搞，只要你想搞，根本原因，还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有问题。

为了摆脱这种情况，现代西方的一些的学者，就在想，能不能让历史研究变成一门科学，进行定量定性的精确分析，并产生一种所有人都认可的评判标准呢？

于是，他们发明了好多新的研究方法。其中的一种思考方式，就是从经济发展，地理特征的角度，来解释古代社会发生的变化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，而不是会那样，试图定量定性的分析历史进程，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承认的统一标准。让我们试着用这种思考方法，来谈谈西北的问题。

陕西在地理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优越之处，内有关中平原，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，外有潼关，黄河和秦岭的保护，是典型的进可攻，退可守的好地方。

所以在中国历史上，从秦朝开始，一直到唐朝，有多个朝代在这里建都，最后一个想在这里建都的皇帝，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。但是由于他弟弟宋太宗反对，最后没能实现这个梦想。

很多以前的历史书籍，把这个问题，归结于政治斗争，但是今天从新的角度来看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，宋太祖最终放弃在陕西西安建立首都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按照宋朝的军制，强干弱枝，最主要的精兵会集中在首都附近，80到100万禁军的粮食供应问题，是宋太祖无法解决的，这可能是他最终无法定都西安的根本原因。

因为西安和汴梁相比，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弱势，山川之险，反过来也就是运输困难，没有一条水运的通道能够到达西安，这导致运粮到西安的成本是非常之高，不可能养得活众多的禁军和官僚，反过来，汴梁就在黄河边上，四通八达，运粮成本极低，只有建都在这里，才能喂得饱大家。

所以从此以后的历朝历代，再也没有人考虑过，在陕西建都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陕西由于过早的被开发，从唐代后期开始，它的环境被严重破坏，导致它的产粮能力，急剧的下降，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，让陕西从一个富地方，变成了一个穷地方。

到了明代末年，由于遇到了历史上的小冰河时期，陕西连年歉收，再加上交通困难，赈灾滞后，导致它成了明朝末年流民的发源地，最终造成了明朝的灭亡。

到了清代，陕西和甘肃，是中央直辖的最穷的两个省，财政靠中央补贴。但是这两个省又非常的重要，一旦青海和新疆有事，这两个地方就是前线。

但是一旦大军云集，即使是在全国助饷的情况下，这两个地方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军粮，必须从四川山西河南湖北运入，但是代价和成本极高。

而在和平时期，甘肃驻兵的上限，就取决于陕西关中平原能够提供的余粮数量。因为陕甘地区，只有这里有余粮，而且从这里运到西北其他地方的运费，是可以承受的。

实际上除了关中平原以外，西北其他地区，都没有余粮，这些地方，只要能把自己喂饱，不向中央伸手就已经很不错了。

如果从这一点着手，我们再来看看清末发生的所有事，就一下变得条理清晰了。

首先我们来看，为什么陕甘总督，下一步通常就会成为军机大臣？那是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干的人，必须要超级的优秀，有点儿类似于武侠小说中的丐帮帮主，他不光要武功非常高强，而且要社交广，脸皮厚，能到处要得到钱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
而都兴阿为什么只用了一年的时间，就把西北的事情搞砸了？主要原因就是，他忘了自己这个陕甘总督，其实就是丐帮帮主，光想着行侠仗义，却忘了带领丐帮兄弟们的最重要的任务，还是去要饭，饭都吃不饱，搞个铲铲。

这个时候正好是天下大乱，各地都是划界为疆，自顾不暇，就是地主家也没有隔夜的余粮，虽然各个省份，都有支援陕西甘肃的义务，但你就是天天催着别人要，别人也未必给你，如果你自己还一点都不着急，那么大家自然更没人理你，也绝不会有人会傻到主动送粮上门。

再加上陕西已经连续战乱了两年，又接连发生了两场宗教大屠杀，数百万农村劳动力死亡，农业生产完全被中断，到了1864年，自然而然的也就发生了大饥荒，唯一的余粮来源地，也不复存在了。

所以身为陕甘总督，都兴阿必须更加加倍的四处讨饭，才不至于酿成大祸，但他却恰恰没有把这个当成一回事。

经过都兴阿这么一耽误，好几个月没有人专心致志的当好丐帮帮主，锲而不舍的向中央和四邻要饭，西北立刻就落入万劫不复的地步。

而且都兴阿的另外一大失误，就是没有按照多隆阿的部署，再接再厉，先痛剿窜入甘肃的陕西穆斯林，这直接带来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，他们形成了流民效应，也叫蝗虫效应，导致西北全面暴乱，甘肃经济完全崩溃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客观的说，甘肃宁夏的叛乱，前期在教主的控制下，虽然也发生了固原大屠杀，但总体的烈度和强度远远小于陕西叛乱，基本上是以和平夺权为主，因为教主也不想把自己的地盘搞乱，而且当时甘肃宁夏的穆汉比例是七比三，他们占有多数，所以对汉人也不是很怕，没有什么危机感。

但是陕西穆斯林进入甘肃以后，打破了这种平衡。因为几十万陕西穆斯林叛军，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吃饭问题。

首先当地根本就养活不了这么多人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，甘肃本地人，如果能把自己喂饱，不靠中央救助，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

也许有很多人不相信，让我给你一组数据，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《近代甘肃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》，根据1851年清政府的统计，兰州府平均每平方公里可耕地有63人，平凉府每平方公里可耕地有97人，宁夏府每平方公里可耕地有49人，这些地方的年降雨量均小于400毫米。

按照联合国标准，这属于半干旱土地。这种土地最大能养活的人口的数量，是每平方公里20人，当然是按照现代生活标准。

这是啥意思呢？就意味着今天你吃的每一顿饭，要分给当时2.5个到3个甘肃人去吃，你觉得他们的生活过得咋样？当然，想减肥的除外啊。

因此当陕西穆斯林涌入甘肃，这里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张嘴，该到哪里吃饭？既然不能动穆斯林，那就只能抢汉人，既然要抢，就不如把事做绝，杀光抢光。

很多这个时代的资料，比如《平回志》，《征西记略》，《平定关陇纪略》，以及一些地方志，都会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，说的是1863年，陕西穆斯林叛军，被多隆阿击败以后，逃入甘肃的一个典型故事。

这类故事通常是这样记载的，甘肃当地的阿訇，本着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态度，设宴款待前来投奔的陕西叛军首领，而且会请几个当地有名望的人前来作陪，这中间很可能就会有当地的汉人乡绅。

双方一见面，本地的阿訇就开始介绍陪客，当听到宴席上有汉人的时候，陕西叛军的阿訇，也就是白彦虎这类人，通常会勃然大怒，拍案而起，高呼：“穆不留汉，势不两立，请杀之。”

这通常会把主人弄得很尴尬，因为他既然能把汉人乡绅请来，说明双方的关系肯定还不错，而你们这些不过是落难的草寇，我好心招待你们，你们却突然在席间喊打喊杀的，叫我如何下台？

但是这个时候，通常会发生这一幕，陕西穆斯林阿訇会大呼：“你到底是要做穆民，还是要做穆奸？”然后其他的陕西穆斯林，通常会一拥而入，不由分说，乱刀将汉人全部砍死。

然后这个时候，陕西穆斯林又会挟持着主人，要他带领陕西穆斯林叛军，去剿灭汉庄，一方面威胁，如果不从就把他一起杀了，一方面又以利相诱，告诉当地的穆斯林，如果你们不好意思去杀，我们来杀，杀完了土地房屋和女人归你们，粮食和金钱归我们。

于是，当地的穆斯林就被陕回裹挟着，莫名其妙的卷入了叛乱。

如果按照以前的历史分析法，我们要么给他们点个赞，说明他们的革命斗争意志坚决。要么痛骂他们，说这帮家伙，全是一群反人类的人渣。

但是如果你用我刚才跟你说的方法去研究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这一切是必然会发生的，和他们是什么人没有关系。

这就是所谓的流民效应，也叫蝗虫效应，一个地方的蝗虫，如果吃完了当地的所有食物，就必须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吃光另外一个地方所有的食物，而当地的蝗虫也无饭可吃，也就必须跟着这些蝗虫继续飞，去吃完下一个能找到食物的地方，这样这群蝗虫就会变得越来越多，最后形成了蝗灾。

所以原来一些根本就没有打算叛乱的穆斯林，最终也走上了叛乱的道路，这是因为流民效应的结果。

据宁夏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《宁夏回族》这本书记载，数千名头戴白帽的陕西穆斯林，来到了河州地区，开始围攻县城，但是他们攻不下来，于是他们就来找马占鳌，让他出面帮忙。

但是马占鳌显然不想反，他东说西说，百般推脱，就是不愿意参加。因为站在他的立场，我们很容易可以想到，老教全靠清廷维护才能生存下来，如果放开手脚竞争，根本就不是新教的对手，所以参加这场起义他也得不到任何好处。

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，你怎么想并不重要。陕西穆斯林还是拿出了他们屡试不爽的那一招，当着众人的面要马占鳌表态：“到底是当穆斯林还是当穆奸”？

这句话的背后，而且还有一个潜台词，你不帮我们，那你就得养我们。显然，他哪里养得起这么多人？

这下他就没有退路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反了。但是他毕竟和陕西穆斯林们的利益不一致，所以，虽然反了，但是他还想把事情做得留有余地，他要求众人要严格服从他的命令，给汉人一个机会，如果愿意皈依伊斯兰教的，一律不准杀。

于是他跑到河州城下，喊了几嗓子，结果城门就开了，原来守城的都是他的熟人。河州城内的汉人，都皈依了伊斯兰教。

看起来皆大欢喜，但其实不是。都成了穆斯林，没人抢了，外来的陕西穆斯林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？

而马占鳌和以前的那些老教穆斯林，显然不愿意去养这些陕西穆斯林，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养活这么多人。你想想，河州地区，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区，著名的老少边穷地区，到了现在都穷的叮当响，也就是几年前才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
所以马占鳌只能把这个球又踢给刚刚皈依了穆斯林的汉人，让他们去养陕西穆斯林，而这些人如果不想让自己饿死，能拿出来的粮食，根本就不足以喂饱陕西穆斯林。

所以，矛盾再次爆发，很快双方就发生了冲突，结果是刚皈依伊斯兰教的汉人，其中有3万多人，又被陕回杀害。因为粮食只够一部分人吃，所以总得有人去死。

你看，换一个视角，好多以前的历史书，随便怎么写也写不明白的事，现在很轻松的大家都能理解了。

当然，我只是介绍了一个皮毛，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以数学为基础，可以定量定性的进行分析，有了这个基础以后，再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其实你都可以进行预测了。

好了，废话少说，言归正传！从这个时候开始，甘肃的经济已经彻底崩溃，陕西穆斯林每到一处，就会煽动和裹胁当地的穆斯林叛乱，屠杀当地的汉人，当地的局势立刻进入动荡，生产陷入停顿或者遭到严重破坏，到了1864年，整个甘肃的社会秩序已经彻底崩溃了。

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，最害怕的就是流民乱串，那样很快就会造成蝗虫效应，而都兴阿错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时机，留给杨岳斌的，是一个已经难以收拾的烂摊子。

而且教主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会是这种结果，完全没有按照他原来的想法发展。各地蜂拥而来的陕西叛乱穆斯林，确实都愿意认他为最高统帅，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他得给钱给粮养他们。

他突然发现，原来要成为伊斯兰国的建立者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，辛辛苦苦折腾了半天，最后一切，居然全变成了一个吃饭问题。

从董志塬一直到金积堡，几十万陕西穆斯林聚集在这里，嗷嗷待哺，根本就不是他一个小小的金积堡能养得起的。

虽然他竭尽全力，可是相对于外来人口的需求，只是九牛一毛，饿急了，这些人就到处去劫掠，而他的那些战略部署，原来关于建立伊斯兰国的各种奇思妙想，自然也就没有人当成一回事，在吃饱饭这个最根本的需求面前，一切信仰和理想都不值一提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还发现，他正在引火烧身，虽然到目前为止，他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，清军已经无力进攻，但是战斗毕竟没有结束，双方还在继续僵持着。

如果再这样耗下去，宁夏地区的粮食生产也必然会被耽误，饥荒自然也会蔓延到他掌控的地区，到时候不用清军来攻，他自己就崩盘了。

于是他决定尽快结束这一切，必须先度过这个难关，把建立伊斯兰国的事情先放一放，先结束在宁夏的战争，不然一切都是扯淡。

他把目光投向了都兴阿和穆图善，开始向他们两个人递送秋波，他估计他们两个人现在也左右为难，面对着他们自己造成的这样一堆乱摊子，也急需推脱责任，现在是谈判的最佳时机。

但是这还不够，问题的根本症结还没有解决，他还必须给陕西穆斯林找一条出路，毕竟是这些人的到来，破坏了经济平衡。

但是这是最难办的，作为始作俑者，他不能不管他们，但是又养不起他们，最好是能把他们劝回陕西去，但是这些人都被打怕了，肯定不敢回去，必须要有一个外力帮忙，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切。

左思右想之后，他觉得必须把扶王陈得才他们劝回来，再次进攻陕西，让陕西的穆斯林前去帮忙，争取在陕西建立根据地，这才是解决目前危机的唯一出路。

教主的使者再次出发，他们能找得到扶王陈得才吗？他们能劝说他再次回到陕西吗？

僧格林沁犹豫了很久，最后他终于想明白了，再这样跟着扶王陈得才的屁股后面追，四处围堵，必然疲于奔命，早晚会被他拖垮。

而且四处设防，自然会导致兵力分散，他的军队最终必然会一只又一只的被扶王陈得才消灭掉，他正一步一步的走向悬崖边沿，必须立即勒马停车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也收到了南京城已经被攻下，洪秀全已死，李秀成被俘的的消息，他能不能堵住扶王陈得才，已经不像最初那么重要了。

反复思考以后，他决定放弃追击扶王陈得才了，万一他要渡江就让他渡吧，因为最关键的时刻已经过去了，就算被人弹劾就弹劾吧，反正他也尽力了。

万一陈得才真的过了江，到时候就由湘军自己处理，他也管不着了，毕竟他们现在也腾的出手了，应该有办法。

他只要不让扶王陈得才他们攻入他自己管理的地盘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冒着战败的危险，去替他人做嫁衣裳了。

最后僧格林沁默默的把石吉清全军覆没的消息，收了起来。他没有发布新的命令，只是继续率领主力，准备沿霍山前往六安，等到和张曜，英翰率领的部队汇合以后，再商量下一步的对策。

扶王陈得才消灭了石吉清部以后，从俘虏的口中，再次听到了南京陷落的消息，他命令处死了所有的俘虏，再次封锁了消息。

做完了这些以后，扶王陈得才的心里并不踏实，他隐隐约约的感觉，消息可能是真的，他害怕如果继续南下渡江的话，会被僧格林沁追上，同时又遇到已经腾出手的湘军围堵，自己如果被困在长江边上，无路可去，那样形势就会危险了。

于是他派出一支小部队，装作要南下的样子，继续向前进攻，希望吸引僧格林沁前来围堵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，再次沿着大别山向东运动，前往六安方向，因为他从俘虏口中知道，遵王赖文光和张宗禹在大别山东部，袭击了僧格林沁的骑兵，他估计他们在那里附近，想去和他们会合，再做下一步的打算。

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僧格林沁已经放弃了追击他，所以他的妙计，现在居然变成了画蛇添足，当他带着十来万大军在大别山里头走时，僧格林沁正带着五六万大军在大别山外围走，双方都在赶往一个小城，一个名叫霍山的地方。



而这个时候，遵王赖文光和张宗禹正率领5万多骑兵，从另一条路上，赶往湖北蕲水，想要和他会合，他们也知道了，南京已经失陷的消息，急着和他商量下一步的对策，就在阴差阳错之间，和扶王陈得才的主力部队，失之交臂。

**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，如果觉得本文可读，请分享到朋友圈，谢谢大家。**

-End-